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仰節堂集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李德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仰節堂集十四卷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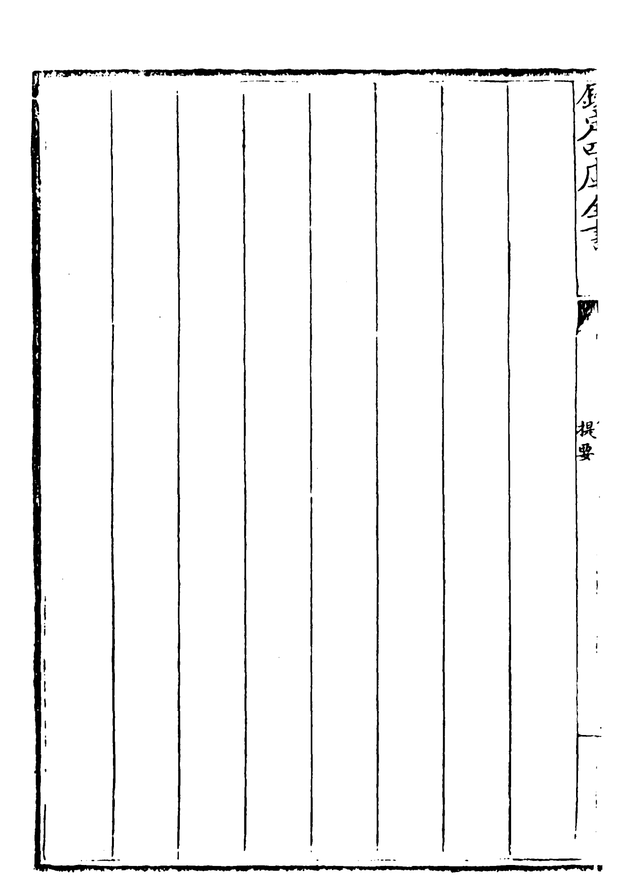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仰節堂集十四卷明曹于汴撰凡文十一卷詩三卷前有高攀龍馮從吾序于汴嘗從二人講學故也攀龍序謂其文足以定羣囂明學術詩足以暢天機流性藴從吾序謂其非沾沾以文章名家而擒觚自豪之

士無不退避三舍于汴亦嘗為從吾作理學文鵠序曰關中少墟馮先生輯諸大家舉子藝百數十首以式多士命曰理學文鵠不命以舉業而命曰理學何也見理學舉業之非二也云云故于汴之詩文亦在理學舉業之間或似語録或似八比蓋平生制行高潔立朝風節凜然震耀一世遠者大者志固有在原不以筆札見長從吾序所謂非沾沾以文

章名家者為得其實觀是集者謂之文以人重可矣集初刻于首善書院甲申板燬于兵康熙癸卯其外孫景望遴購得殘本其門人呂崇烈鳩鄉人醵金重刊即此本也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仰節堂集原序

夫學性而已矣夫性善而已矣何以證性善也今人欽欽焉目明耳聰手恭足重心空空而無適於斯時也徹內外非天乎天非性乎性非善乎以其為人之本色無纖毫欠缺無纖毫汙染而謂之善也循是而動不違其則之謂道故學莫難於見其本色見本色斯見性矣程子以學者須先識仁而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夫學豈可廢防檢窮索欲人識防檢窮索之非本色辨其非本

色者則知其本色知其本色則防檢窮索皆本色也吾見曹真予先生於長安中終日欽欽目明耳聰手恭足重叩其中空空而無適也可以證性矣夫性空言之則無朕也實證則有象也先生非其象乎故先生居鄉乎鄉立朝乎朝告君者足以定羣囂明國是告友者足以明學術闡道與見於咏歌者足以暢天機流性蘊所謂循是而動不違其則之道也此之謂性此之謂善知先生者知斯集知斯集者知先生根本枝葉無二物也時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六日錫山友弟高攀龍頓首拜撰

昔明道先生作字甚敬曰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余以爲作文亦然非是要文好即此是學若作文甚敬行必顧言吾得之真予曹先生云先生全集梓成余讀之喜甚鄒魯嫡傳濂洛正脈其在斯乎言言有理言言不苟而又言言有作意它不具論即如題南臯先生教言數語雜之秦漢古文辭中亦不多得寸山起霧勺水興波賞心哉觀止矣蔑以加矣先生以千古絶學自任固非

沾沾以文章家名者而作文又甚敬乃爾即世所稱操觚自豪之士寧不避三舍退哉先生雖諄諄講學而非其人不輕發一語即得其人亦不輕發一語易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先生以之故其著作雖間有應酬而譽必有試獨為余文似又輕譽余竊愧之而或謂善信如樂正子孟子進之以美大聖神夫美大聖神而可易言乎哉其期望不得不如此子惟勉之可耳焉用愧猶記前歲少宰鈇𢦏堂誤起余而借

重先生陪先生特膺簡在余方為銓衡得人喜而先生再三力辭竟不稅晃行夫銓衡重任也少宰美秩也他人爭之若鶩而先生棄之若涗此其高風峻節即古之人寧數數見哉先生之學以躬行二字為宗而辭少宰一節尤為躬行之大者讀先生集當因言而求於言之外不然而徒豔羡其文辭浮慕其理致出口入耳忘厥躬行即先生所謂沒齒務學終屬半塗終日亹亹猶漫道者也豈惟負先生亦且自負或曰薛文清公與先生

皆晉産也文清終身學問只是一敬字先生學問淵源
葢有所自余曰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氷出於水而寒
於水自古記之矣天啓乙丑七月既望關中馮從吾撰

# 重刻仰節堂文集序

余師真予曹先生仰節堂文集行世已久余曾得一部朝夕諷誦不能釋手且當時家藏戶珍者不鮮甲申之後十失八九已丑兵燹蓮城極厄無論片墨不存並其原板不可問矣奈何一日先生之外孫景君字望遴者忽遇此集於安邑市上蓋幾與敗絮殘楮相為沒滅耳景君急購之若驚若喜見余而道其繇來余乃仰天謝曰先生之靈不泯天地鬼神為之呵護也歟於是聚而

謀諸弘運書院之友諸友曰碩果之存危哉相與鳩金而爲重刻以圖不朽刻成諸友屬余序余曰比鄰夏有司馬温公集河津有薛文清公集合仰節堂集可謂三大文章矣自此汾涑重清絛霍更翠其關風化人心詎淺微哉然而重刻之友亦與咸休太史公謂蒼蠅附驥而行千里余於斯亦云門人呂崇烈頓首題於弘運書院中時康熙二年歲在癸卯六月吉

仰節堂集卷一

明 曹于汴 撰

序

江西鄉試錄後序

臣不敏副江西典試之役既告竣當有言夫兹地習譚聖學而諸以比士來者亦大概以作聖之功三致意焉臣安能更端以告士士不聖人之學而誰學乎學聖人

者心其心行其行言其言舉子制藝亦言其言者也方其湛重淵之思扶九天之秘胷鄒覿面莘岐傾懷里巷屑越之語烏能有此不謂聖人口吻可乎哉第孔孟伊周啟口容聲罔非是物而諸士匪臨場羔鴈鮮不為里巷屑越之語者要在充其類耳詎寧惟言士亦嘗心聖人之心矣行聖人之行矣尋常食息大聖如斯雖在梏亡猶涵至性忽愴膽於顛連忽赧顏於爾汝忽莊容於實祭忽灼知於著揜其於聖心聖行隙露全露乍合乍

離者皆是方其離時一毛萬山當其合時百世同室亦
在充其類耳充之者言有常也行有常也心有常也夫
一臠知五鼎跬步知千里業有其言何不常其言業有
其行何不常其行業有其心何不常其心言之實者其
言常行之實者其行常心之實者其心常其心實無有
不實其心常無有不常無不實者至誠也無不常者不
息也充類者致其曲而誠也夫滄浪之咏充之綦隆臻
居室之能充之天地察孩提之愛充之仁義達豈以士

也而熒熒隨熄涓涓自封弗克充滿優入聖域哉夫觀天者以昭昭察地者以撮土學聖者以一隅故棘内可信棘外一緒可窺全體非過也士誠有此倪也然而由聖倪躋聖極則亦有辨矣臣北産也既壯而渡江北之所聞恪守實蹈尺步繩趨居多焉渡江所聞頓解根宗圓通闊廣居多焉或相背而各往或相疑而交辯頓解者曰何為瑣瑣滯滯拘攣格式眼瞳不瞭足趾竟隘恪守者曰何為豔悟忘修駕大棄細以名節不足檢以踈

縱為無礙臣竊謂二者之言可相濟也俱不可廢也夫恪守之士斤斤於門外者也頓解之士揚揚於門内者也門内之論終不能勝顧烏得決去藩籬使其情態躬為嗃矢遺人口實道之闇也殆與有責焉夫障縁愈添本真益昧爾先達之重戒者戒之良是賄賂干請任情執見爾先達之明糾者糾之亦良是爾多士兩存之一切謹嚴一切脱化三百三千何思何慮九經九德無臭無聲以此為心以此為行以此為言淵源孔孟證可伊

周豈不偉與不然膠於師説岐於門户其為辭也詖詖辭不足辱茲録而況生於其心發於其行害且更烈何聖學之足云豈所望於多士哉

崇賢録序

盱山士紳以宋劉剛烈父子及李博士應列祀典狀建議於邑侯許君得諸先是三公顯靈於漕直指蘇公樹壇於直指董公茲議廼興建祠以祀就祀為會用闡聖學感三公而思濟美匪直報之俎豆已爾爰述其經制

始卒之詳成錄問序於余夫宋距今歷年累百英爽猶存追崇不諠今人之性不隔於古人故不諠也古人之性不隔於天地故猶存也然則天人一而已矣東西南北之人古人今人一而已矣而人或自封一局者何歟不達鬼神之情狀付之曰烏有亦自封也則何不可自封者門其門戶其戶名其名利其利步武幾許胡不藩之剖而家之大乎吁嗟此君子之所不為也劉氏父子身其身乎宋與我何有而自糜於鋒刃李氏而身其身

皇皇於聖學之翼也何為直指邑侯而身其身何有於亡人何有於盱而舉之祠祀盱士紳而身其身翕然不忘於昔賢何為而又何會講之殷殷也是皆根於性也不可得而隅也故不容已也彼自封一局者亦何嘗隅而以為若有畛焉若有域焉是幻見也如夢中之畫界倏然而醒畫界安在諸君子仰止於斯知其無幻見矣幻見於講互有辯幻見於行互有規幻見於幽隱之衷三公在上不笑且怒幾希吁嗟謂三公不笑且怒是以

為無神也奚以祀以為有神也尚念旃哉

馮少墟先生集序

夫道生人失其所以為道則失其所以為人矣誰甘於失其人而每失其道弗思耳道貫於血氣之質弗相離也離道而抱空質焉與土梗何殊乎是道也其大無外或狹而小之其容無間或輟而斷之其粹無滓或點而鐖之是故學為急焉學也者恢廓而使之大綿聯而使之密滌盪而使之粹也道不待學而有而非學無以保

其有非學無以復其有非共學無以公其有故孔子蚤歲志學沒齒不厭也然學亦難言矣性天之與本中有本胡以徹之知見之紛岐中有岐胡以析之習情之錮忽醒忽迷胡以覺之是用連朋講究互參證以求至當相夾持而防墮落故孔子以不講為憂也夫道需學學需講有不啻飢之食寒之衣者而講學顧㑹世訾非盡世之尤也不學之士患在不講講學之士患在不副或亦豔為美稱僭登聊聚朝朝問路歲歲不越閾譬露背而

談九容揮玉麈而稱儉素於我乎何有故孔門之訓無行不與夫惟相與以行則學為真講而萬世宗之無斁也少墟馮先生沈潛聖學踐履篤至問業之士如雲而先生惟有教以闡揚剴實衛道謹嚴蓋亦以行為講以行為學者也道不在茲哉昔有問楚侗先生以天命之性者先生方欲訓解其人曰意公自言其性耳先生為之矍然慕岡先生會友於白下凝然相對或曰馮公何無講座上曰此人渾身是講其亦旨於論講矣于汴不肖

仰先生之行有年茲誦其講道之集若而卷而窺君子之慥慥也敬綴數語志向往

理言什一序

夫人之所以為人理而已矣里巷庸衆對談之語未嘗不謂理云理云然究其精微則峩冠而皓首或不識為何物亦可詫也古先聖賢以理為行亦以理為言言為後人設也而究心者寡安望有窺於理而能齊其行乎知一張先生有味於先正闡理之言摘而錄之時時研

討間發以所見遂至成帙命之曰理言什一嗟乎風會之下也士之所趨者流俗汙世競利逐時之習而已即沈涵典籍之中窮年兀兀藉其可裨進取已耳又不然左史英華晉唐膏馥輝潤筆毫留連光景已耳閫所謂理言者如奏古樂不終塲思睡矣亦有口誦註脚漫謂了了實則錮蔽此又訑訑之見耳先生之志大矣哉其造理之邃制行之卓宜也得其所以為人者矣人之徹内徹外動容欬嗽孰能外此譬彼魚然能為順水能為

逆水而不能外於水人亦何為不理之順也乎雖然什一云者以言言之也理無所謂什者一而已矣亦無所謂一嗚呼微哉微哉非究心於理何足以語此

質言序

徹天徹地亘古亘今一理而已矣人得理以生惻隠羞惡恭敬是非真誠其質也以此見之行則為質行宣之言則為質言其為殘忍無恥傲慢昏憒虛詐之行與言者非其質矣故曰人之生也直直其質也故曰君子質

直海陵心齋先生崛起末俗之中獨完其質而流遺風以啟後人靈臺唐君私淑先生之教與學祠内敦行慎言躋八旬無倦鄉里薫之縉紳褒之曰不失其質者也彼有遜聖哲爲𡸁絶甘沈染於習氣者反以習氣爲質者乎僻之人面有本來色相乃至抹墨塗朱盤舞劇戲久假不歸不知真面掩朱墨之内也然一洗刷真者立露又豈借面於人哉人心之質亦若是予不類少失其質時稍覺其非是顧與賢人君子相講劘其質輒露幾

希或涉世味恣嗜縱情則質復隱而反以非是者為質蓋至今倀倀也辟如劇戲之人登場逐隊樂事方濃若以其抹塗之面為固然不復知醜塲終意盡對衆鑑形則有啞然自笑而洗刷不遑耳紀生常新陳生魁類輩受業於唐君而稟梓其質言欲因言以求質者則必日親師友相切相磋守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真誠之質必不至抹塗其面而以非是者為質矣不類他日遊海陵走祠下將以鑑吾之所質當有以洗刷我

讀易夢覺序

秦蓮勺先生史公學易有年沛然徹悟録其所得成編為卷者九命曰夢覺何覺乎覺我之為易也何録乎將覺世以共覺也殷阿衡云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夫易六十四卦括於乾之一卦三百八十四爻括於乾之一爻廣大無垠森羅悉備我命如是我性如是我心如是我身如是萬邦億姓遐陬僻隅昆蟲草木共是不知我之如是是睡夢方沈不可言覺業

覺其如是我固乾也遐陬僻隅昆蟲草木連貫相關矧夫切而近焉者乎而不欲其共覺乎此夢覺之所由編也讀是編者謂公逢時不偶歸田研究立言覺世棲山林者當如是然阿衡覺民乃在三聘幡然之後何也大行窮居寄迹殊象自覺覺人心念惟一心齋先生不云乎唐虞君臣只是講學執中十六字莫非呼人之寐也世見孔夫子周流未遇歸而删述乃謂達則道行窮則道明或遂以内聖外王分别為兩寧知其周流十二國

時未嘗不為明計也故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即如公曩覺世以讜言今覺世以讀易寧有異耶泰運復亨徵車且至大覺斯民譬天光之煥幽陬盡朗彖稱乾元大明不在兹乎余盖有深望焉

## 四書説意序

聖賢之書聖賢之言也聖賢之言發於聖賢之意聖賢之意動於聖賢之心有其心則知其意有其意則知其言知其言則能説之説之者説其意也説其意者以意

逆之也不以意逆而徒揣摩其言而已終不可肖今天下士人其於四書蓋童而習之矣然至白首或不達其意吾無其意安窺其意吾無其心意從何來李放桃花其可得乎稷竹東任先生著四書說意說孔孟曾思之意洞然詳盡何以臻此余未睹其人而聞其行清貞端謹年且望九而不倦於勤跬步必繩諸義可以識其心矣不失其無意之初也不失其同聖賢之初也以聖賢之心說聖賢之意與自說其意何殊烏得不了了讀是

說者勿徒以說視之亦以意逆之吾之意與先生之意投乃與聖賢之意投而先生說聖賢之意者吾亦可了了然在能有其心有其心斯能有其意李放桃花之謂乎心水也意波也江海波池沼波洪纖懸異有同然者吁嗟心學可不講哉正心盡心養心存心四書顧不諄諄哉

四書疑問序

或有問於余曰吾讀蓮勺史先生之疑問而竊疑焉夫

先生積學功邃神遊於孔曽思孟之閒黙契道真何疑之有吁此未知疑之不可無也孔夫子自述云四十而不惑是其四十之前何嘗自謂無惑儒者四十之後尚未可當夫子四十之前動云吾既知之矣居之不疑如何其可也善哉乎先生以疑自居而長安諸君子復有未能信未能疑真疑真信之惓惓也疑則問問則成其學學則信然則既信矣當無復疑乎是匪可易言也虞帝之聖矣啻於信而問察之好不置夫豈自處了了而

姑為是謟詢也夫子不惑矣而假年以學蘄免過之大者又豈自信無過而漫求免也世人謂惟聖無過此殊不然到得聖過轉多耳譬百里之侯不任咎於封外天下之宰詎委責於遐荒故彼能是是亦足為一長之士也聖人而有足時乎不足則不敢篤言信烏得不問且學也是故讀四書者疑焉而已讀疑問者轉疑焉而已伯玉未五十時幾不覺四十九年之非儻亦嘗自疑也而罔歇於問也乃克自覺乎夫學難於有睹而有睹非

可盡學也疑以生問問以成信轉信轉問沒齒焉而已矣則兹編之所開者宏也余不敏叢疑如織當圖航大河之津陟華嶽之嶺摳衣請問矣

銀臺政紀序

竊嘗謂當官致治之要有二尊令甲修職掌而已矣國家建一官則有一官之成憲幾經籌量而後布為章程者鑒於成憲而精神畢注於此罔敢頹廢斯於職不溺一職不溺則一官之事理顧或蔑棄典故惰窳職守世

之不治無惑也安節先生歷官中外有年所至輒講求
舊章設誡而行之鴻猷駿業炳焉比自留卿奏滿甫入
都門天子簡之銀臺則首詢掌故而掾史無以應先生
曰奚而持循以修職業於是廣搜旁採要例科條燦然
悉具其事也訓典之當舉莫或湮之其事也訓典之所
禁莫或循之政乃大飭汴不敏睹先生之為納言而知
奉職者當如是也睹政紀而知先生之盡職有所據也
職巨職細諸百執事疇不有成法在疇不有官守在即

古稱名臣傑士躋世綦隆亦無他奇第各不虧其職分以無戾於憲典足矣雖然方策昭垂由心制之先生編纂而躬行由心運之脫無是心乎即令條教盈案將藐焉皆之以馳世之不治自若耳然則當官致治又自有本也歟蓋信哉其有本也

馮慕岡先生語錄序

昔有士人十數相遇於崆峒之陽衣冠甚都吐辭雋永主人肅之各授采箋冀承清論須臾俱就錄而成編覽

者珍襲何異程朱比肩哉居頃之叙及生平或曰吾鞅掌日久崇膴不我及奈何或曰時情未可拂將造貴人之門或曰田無妨求舍無妨問不者何以遺子孫主人驚汗吐舌是與錄中之語殊不類人與言可相背而馳耶因思前代以詩賦取人未免靡麗之習國朝定以經義周情孔思淋漓筆穎制非不善迨其後也僅借梯榮下不必顧行為文上不聞因文問行若謂舉子業固應爾爾大人先生乃登壇講道彚語為錄評騭古先抉剔

造化非法言不言宜亦非法行不行是以高賢大良罕不從事躬修今若此將令異日觀語錄者亦若觀舉子藝乎是可嘆也於是新安戴生以所輯慕岡語錄𧨏余余交公知公飈言於衆曰是固非憑耳入流之於肺肝非僅口出履之以實踐其通籍二十餘載茅茨猶故秉憲於楚兢兢奉職百務俱興直觸横璫脱全楚於水火禁詔獄累年講晰益邃兹錄所載獄中為多蓋以自砥亦將覺人塵態光華無所覿覦其亦可尚也乎主人乃

迺然而喜因叙次所談弁之簡首

馮慕岡先生年譜序

昔在孔門無不從事學問及語好學僅推顏氏之子好學誠難言矣何況叔世知學為艱安問好哉然弗好則可作可輟可信可疑學之無成者多矣慕岡馮子孜孜於學以好自許嘗語余云吾好學如好好色蓋自覺其深嗜不可解者其家亦云公嘗對卷研思大雨水入户及座下不動家人驚呼之方出詎不有真好哉何以徵

之徽於其學之進也余初會於都門再會於盱三會於淮泗又會於都門五逋問於圜室度度非復阿蒙年有進焉非好何以致此譬飢之好食終果腹也寒之好衣終蔽體也好故有成也故夫子思顏子亦曰吾見其進士將學顏子學何不好其好馮子殫精於好可謂善學顏子向令天假之年不知所進何似然亦不虛其年矣其年可譜譜之足為學士模其門下士戴君任當馮子逝後門户荒涼交遊星散之日搜羅讐較為之著譜裒

糗重趼間關累千里問序於余此亦好學之報也聊綴數言闡揚其好以俟尚論者知其生平窾要云

## 重刻我真語畧序

絳郡公筮我真大夫甫涖堂皇輙以興學維風為第一義進多士而誘掖之觀其語畧蓋其初為鉛山侯以教鉛士而鉛士刻之者也多士以傳寫為艱重付梨棗問序於余余與大夫同遊久此語亦習閱其人恂謹其學有本原故其語精切而醒人其歷官行政裒然有成勣

仕絳未半期口碑業徧四境多士若其化乃崇其語耳
第未知多士之梓之也將誦其語乎抑語其語乎踐其
語乎語其語者大夫曰仁亦非仁無談大夫曰義亦非
義無談宛然有道口頰也盛矣踐其語者業共談仁非
仁無由業共談義非義無行儼然有道步武也尤盛矣
顧余所望在此不在彼盖嘗聞海濵一先生出所著語
錄示諸人士人士爭捐貲鋟之梓最後一人以貲來主
者弗納其人恚甚柰何拒我主者曰爾旣應試列名矣

烏用此先生聞之嘆曰將令我不暇給耶士林傳為笑柄吾晉士風椎魯罕從事於講講則矩蹈而繩約之弗敢越軼寧失之方不至失之圓茲之刳劂語畧者固非公不至室者也予大夫其忻允

理學文鵠序

關中少墟馮先生輯諸大家舉子藝百數十首以式多士命曰理學文鵠不命以舉業而曰理學何也見理學舉業之非二也皇制羅俊秀之士於庠序俾其研究理

與心繹而躬廸之期於湊泊融貫可通於世用顧上之人無由知也則令攄所學於文藝其文肖其所學乃因文而知其人擢以科第簡以官秩而收治平天下之效舉業之制豈不善哉習之敝也學不必理文亦不必理帖括勦襲糚點色澤以博進取迴視所為文真成敝帚無一字可濟於世此舉業之贋也清修之士從而厭薄之講聚闡理自謂理學或遂謝舉子藝以為高誦法孔子而甘蹈其所謂果失則均焉茲集出而舉業在是理

學亦在是舉業而不本之理學雖極工巧而識者亦窺其微庸人之腹終不能倣聖人之口亦未有理學徹而文不精者孔孟周程之文不在茲乎固可睹已彼不達於理而覬成章譬醯缶而欲瀉酒味固不似也吁嗟不達於理而文之飾滔滔皆是厭薄而不屑為者宜其高矣此理學之所以不明也

## 鯤伯詩選序

夫世之治也士大夫惟公室之恤迨其念不越身計不

逾家漠然不知有國而世乃衰風之醇也無不尚樸者鑿醇而漓則縟麗穠纖以相矜尚而已士大夫不能報國而至衰其國不能維風而至敝其風亦足忸矣顧非所論於藩潢家也彼其離腹墮地所睹宮殿之巍錦繡之爛祿豢終其齒惟絲竹之為娛裘馬之為豪已爾而又格於功令無當官從政之責治不任勩亂不任咎烏能約其躬而國之慮也王孫鯤伯有異焉足未嘗過城闉而聞廟堂有善政不啻欲躍者抑或民有隱天有災

亂有萌不啻額之慼者居恒自奉殊簡雖座上時有客而不類徵逐讌飲競水陸而侈繒綵無鬬侯鯖誇趙舞之態其精神固有所注也若人而為貴戚卿乎安有惟田之求舍之問金玉之輦為不可知之子孫計而治理日圮民生日困外訌日熾内釁日積而金甌無闕之天下且有懷問鼎之思屢方蹶之憂者乎竊謂鯤伯足尚也或曰若晤其人乎曰否何以知之以詩知之其詩慷慨激烈殷殷國是忠義之肝膽流於吟諷如将天問而

雲排焉而蕭寂清約之致時時宣露經云詩言志又云詩可以觀公之志形於篇什吾因篇什而觀其人知其關於治亂醇漓之大也乃三嘆而書其集之首以為序

孔廟禮樂考序

夫高下未判有自然之中陰陽未蕩有自然之和天地之禮樂本於兹矣人得之為性則亦有自然之中焉有自然之和焉中固未有不秩如者和固未有不雍如者聖人若是途人亦若是第中和之性不能無所蔽其不

形而為乖戾者寡矣故聖人以性之中制為禮俾人人遵其禮而各復其性之中以性之和制為樂俾人人遵其樂而各復其性之和辟之於水制之者由源而發為流也遵之者緣流而得其源也得其源者得其性也得其性則中和合一禮樂匪二後世不究其源安問其流孔子禮樂之宗也其廟祀之典尚不免於舛廢況其他乎夫磬折式里自鮮愆動鳴鑾鏘玉當無躁心袒背而歌濮上必納於邪禮樂豈細故可忽漫言哉楚儒瞿睿

夫氏慨然欲以興之乃推廣觀察周溆遠氏之意為孔廟禮樂考稽引宏遠核訂精嚴闡發幽奥皎然不啻列眉意若曰諸誦法孔子遊其門覩其禮聞其樂肌膚固邪穢滌矣又若曰請自茲始舉廟郡閭巷承訛襲陋敝禮淫樂一反之隆古合諸天地世教其興民性其復矣故禮行而民志定樂作而神人格夫論禮而不遺民也論樂而不遺人也則聖人之制禮樂瞿氏之考禮樂意固可想是書成而陳令尹鋟梓以永之與瞿周之意又

何殊焉

七克序

昔者魯鄒之立訓知天知人之說盖屢言之學莫要於知天矣知天斯知人知人者知其性也共戴一天共秉一命共具一性可知也泰西距中華八萬里逖矣龐君順陽著七克各一卷中華之士諷其精語為之解頤此何以故其性同也傲妬慳忿迷食色惰善七者情之所流吾性所無率其性焉未有肯任其流者中華泰西之

所不能異也謂傲妬之可長慳忿之可持食色之可迷善之可惰豈天之降性爾殊哉平旦而憬然見君子而厭然聞善言而怏然其憬然厭然怏然者性為政情順聽矣性如堂皇僕隸之所不得擾也性不為主雜情熾堂皇無主僕隸登矣性靈一覺雜情濯濯堂主一升羣僕寂寂故知人之性者化其情者也化人之情者自盡其性而已矣自盡其性者自化其情者也化其情者知天而已矣上天之載聲臭且無知天之人纖欲俱絶詎

令七者之潛伏流溢也乎哉而克之其烏容已於時罷君捽其編及半索序於余漫書此以復之

滕縣救荒事宜序

余治農渠陽之塢乾所趙公以救荒事宜四卷示余葢其二十年前尹滕時起溝中瘠而生全之旣試之猷也久而未嘗示人顧烏可不傳之宇内俾司收者有所型範而安養元元之衆乎余受而卒業則見其規畫詳盡搆思肫懇於神於人於上於下凡可為民請命靡不舉

也以粟以粥以金錢以蔬果以藥餌凡可拯民於阽靡不備也遠近有程給散有法普遍而不淆綜核而不漏委任而無究拮据廵省而忘瘁直令餓者餐餽者起賣者贖流去者歸流来者如家病死者有葬嗷嗷者寧洶洶者戢而又制器墾蕪興農積粟已往為鑒將来有儲想其據堂皇撫黔赤軫饑困切痌瘝寸心欲嘔雙鬢欲皓潸淚不知幾揮盖其視民生若鵠而精神畢注於斯也洵民之父母哉是以滕民頌之久而不忘朝論韙之

晉陟銓部夫公之殫其職也如是則必以是望人矣顧

簿書習熾愛養意踈人未必如是之殫職也則未免信

口繩之而怨謗乃至然公則無愧於職矣且士人秋春

二闈藝文各十九首而國家貢弓旌之典錫青紫之榮

何愛此十九首者而隆重若此為其績學已素必能代

主養民也而民之隸其下者未至而望焉既至而迓焉

稽首堦墀莫敢仰視鞭朴詬誶無敢反唇出入乘於民

之肩竭蹷供養無敢違者雖耄孺婦女聞宰官之過其

里企足引領冀一窺見顔色焉又何愛於異鄉之書生而尊榮若此為其必能養我也顧或秦越相視痛苦不相關平時既不為之備荒年坐視其死亡豈非負民並負國也哉若公者可謂兩無負矣憶曩歲宦於淮北有語余者曰經遊滕縣相隔半尺許便自迥異余心識之繼被徵北上入其疆田頭皆樹樹外為牆牆外又樹樹外為坦道出境而止其田無不墾穀無不碩無草莠之雜楚楚若一姓者然不覺心折公之孳孳民事蓋不遺

餘力也無何公亦離任越數年東省告荒或謂余曰滕縣以樹木之利民得濟於饑此則公救荒於行後而公亦不知茲卷亦所不載余記所覩聞乃爾遂題於簡端

讀史斷章序

夫理斷事之衡也心燭理之鏡也欲掩心之障也欲深心昏心昏理隱遇事當前蒼素無以別非事之難斷也既失其衡曷憑而度之况乎千百世之前史編所載其人杳如也其事之端委茫如也摘辭之筆或至眩真評

議之口遂為成説冀以剖斷不爽不更難乎孝廉姚君仲美天成修潔濯濯塵表曩在壯齡緣侍養北堂不畧刻離遂謝公車累科不赴荏苒皓首竟絶仕進撫臺金谿吳公疏薦未報而君恬處畎畝數椽容膝無榱棟之羨袒裼敝躬無文繡之願藜藿充腹無鼎烹之嗜此於世味捐除蓋盡心靈安得不露理奥安得不徹居常閴户讀史神遊掌指考得失之原察心曲之幽策成敗之數獨抒心見不襲人吻積久成帙一日䚡臺上谷劉公

晉接間詢其近功出斯編以視劉公頤解題曰讀史斷章檄刻以傳且命為序分運烏程史公忻然授梓匯具精瑩曷來賞識余辱交於君知其屏除欲染非旦夕矣心瑩理洞斷事炳炳有固然者乃弁數語俾讀兹編者知其根因而讀史者知所準則焉

三臺奏議序

昔子輿子尚論古人以伊尹為聖之任後世易視此任每謂有所不足其高視尹者又謂其任不可幾及近儒

剖之曰任以所遇而言葢聖賢當事未有不任而清和自存其中藉令夷惠阿衡其任亦同大抵名臣良相彪炳史冊者罔有不任國制士人筮仕曰任某職其之官曰赴任遷轉曰離任豈異人任而一日當官烏可一日不副其任然而天下不治則以任事者之鮮也簡命頒之當寧職掌載之典章而或以利害怵心當任不任義當言而卷舌理當前而縮趾職務烏得不隳禍亂烏得不作也以予窺於今日司馬拱陽孫公所稱任事之臣

哉公曩以治行高等任南臺侍御時柄臣用事力能墜
人於淵公抗疏糾彈風裁聞天下其留都豪貴行行且
止獨畏公一人迨後改任北臺正色輦轂間值羣陰方
熾戈戟攢攻公八面應之直氣軏言終無所愲遭其齮
齕無悔頃歲泰運復亨帝庸舊碩公秉鉞西秦藩府巨
蠹憑依城社梗憲虐衆公毅然繩之法藩王百計熒奏
卒不能撓公若曰此皆吾任吾不任而誰任豈其姑依
違退避博人之歡保已之祿而已諸疏具在他疏可類

按也儻人人如公無論職巨職細事到思任安有唯唯畫諾悠悠玩愒視責任若弁髦叢脞庶務流毒邦家也公今知遇日隆晉貳樞卿則夫東西烽燧方棘中原萑苻潛窺兹任匪眇而公必有所自任矣將士淑慝兵機興釐明目張膽議之朝堂濯誠竭智告之君上情面恐訕安能撼公葢封疆公之家垣兵政公之家政勁骨直節固饒任之而海宇磐石在其仔肩耳豈不並駕古先哲人而阿衡之業佇當屬之矣

贈運庠廣文景岳康君育才館造士序

或有問於余曰䣛直指李君緝敬集三藩雋士於育才館而督課之復時聚於傳是堂專為科第計乎余曰否其敎聘廣文康君景岳司教事專為訓以文辭乎余曰否世之盛也舉業理學合於一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上以是登之科第而任之職乃能廉於躬忠於主慈於民而天下以治迨其衰也忘其初制師之教弟子之學主司之掄選總不越於文辭曰以是梯青紫而已終身

唔咿不知理學為何物間聞理學之譚從而非笑之以為作偽以為好名吁亦但為其真者耳為其實者耳然不講則真安在實安在貿貿何之亦不得之數矣縱博一第躋膴仕而世味薰人如舟無柁安望廉忠慈愛保世之不亂乎直指生理學之鄉灼見於此乃綣綣於鑄士俾其文行雙修直徹本體庶由體適用而世終藉也而又以據皋坐者非僅僅文辭之士所能型範知康君自關中来從少墟先生講學久以黄甲之英恬居芹序

可以為人師遂藉之主教而君以天成樸茂沈酣理域洞燭玄徽繩趨矩蹈罔有越踰望之識其為端人就之坦易可挹扣之而無隱不别也士乃蒸蒸若於化競自澡濯向於聖學同志有録可按也會直指驄馬南諸士解館以歸乃質余言為廣文贈余惟人生而明德具焉昭昭如也其於義利善惡得失禍福之介無不了然者比其染於風習迷於欲念乃不知義之為崇利之為畀不知從善之足樂從惡之足憂道充德富本得也而唾

其失墮實損名本失也而侈為得奢躬陵物禍之媒也而罔知遠守身善世福之聚也而罔知趨是非眩焉從違乖焉病其身而病天下所謂載胥及溺也揆厥所由以不知理學而僅汲汲於文辭之藻繢也學則明不學則闇以理則為聖學不以理則為俗學俗學之昏人終無開眼出頭日此廣文之所以無負直指有造士類也乃書此以贈廣文且以勗多士

育才館同志録序

昔有友人會余於都下譚志甚悉首辨志次立志次持志終以成志辨若問岐立若樹表持若執玉志乃竟成而總不越於孟子與之尚志於仁志居於義志由必也志學志期於矩從心不踰之謂成按鹺李直指本晦羅三藩髦士於育才館立科條釐教育館祀堯舜禹率之對越館距城數里而遠復於城內孔廟之東創弘運書院傳是堂時挈諸生遊其中闡明聖學士烝烝奮若謂明師在上良朋在列所不辨志以至成志者非夫爰彙

其姓名字貫為同志錄同志居仁同志由義自同志於學也粤稽堯舜以志成帝禹以志成王皐夔稷契益以志成賛襄孔孟以志成開繼或同志一堂或同志千古爾多士同其志即謂同諸聖喆之志可也以斯締交亦以斯久要蓋直指之志如斯爾多士不相渝斯為不負余嘉其志更嘉其同乃題數語拭目以觀其成

傳是堂合編序

夫道以學明亦或以學之偏焉而不明故學必有分非

以一登壇講論僅優於不事學者便可謂明道也學不足以明道硜硜亹亹何為故子思薄賢知而道中庸孟子舍夷惠而學孔子學固有正傳也大江之右有南皐鄒先生學孔子之學徹悟立本弘大無邊而仁體盎然蓋初誦其書繼會其人而知之洵所謂傳之正者桂史李本晦氏與同里而從遊久𧖴得其傳按歷三藩所至興會闡學竟日不倦會錄其所語語成卷帙余得而卒業大槩南皐之學也即孔子所傳之學也亦即唐虞以

来相傳之學也比付之剞劂而奏議序紀書答文告胥
萃命以傳是堂合編若曰皆是物也從昔名世碩人對
君戒衆序述書問何者不本於學不本於學者巵言耳
奚以格上喻下孚友而垂遠壁經所載陳謨布告尚矣
端木東里以辭命安邦而杏壇所紀固撰著之衡也故
學以入道何不貫道以應用何不臧謂編中諸項皆柱
史之學可矣余歸自京師方抱疴杜門亟赴會於是堂
官師紳士耆民俱集問難互發無微不抉窺其直露本

根不規規邊隅以自域其視人無不可親藹藹沁入羣心故曰南臯之學也斯為正學而道由以明明斯傳矣士君子之學原為道計其於道為明計明道為傳計將令千聖如存萬年永揭實式賴之學不當如是哉乃識數語以告夫共學者知辨宗云

贈鹺臺侍御緝敬李公祖育才傳是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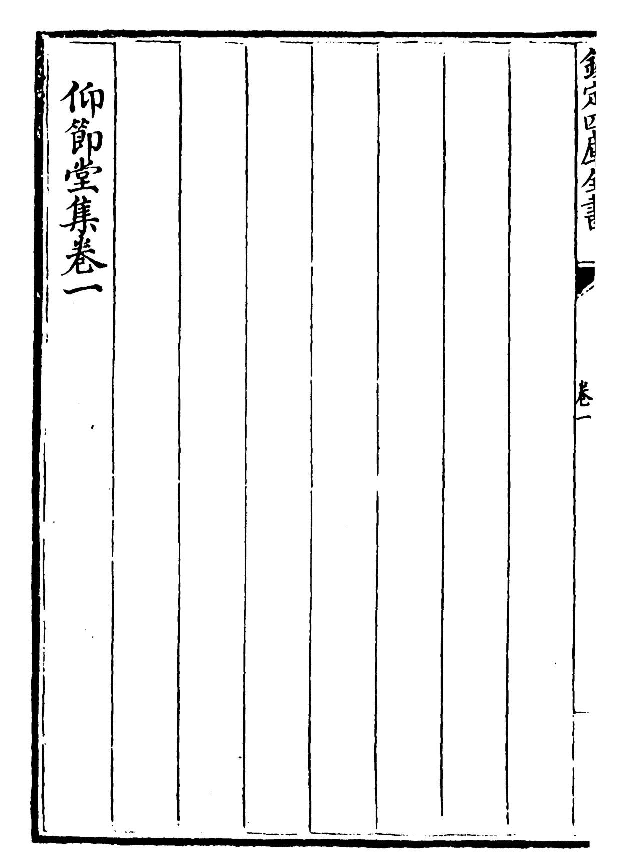
李侍御緝敬奉命來按鹺約躬貞度百務俱興尤嘉惠風教軺車所至輒興會明學羅所得三藩之雋士於城

北育才館昕夕課訓復念城中無聚講所創傳是堂而時時擕之遊闈于聖之秘期百世之業其一段謙冲慈藹之度浹入衆心士無不若於化者會瓜期且屆而侍御蕉有歸志諸士將祖帳東門而難於別謂余盍為言余惟古昔多治學明也叔季多亂學不明也士狃於帖括工於鞶帨僅借為青紫之梯終身讀聖書不知聖學為何物如是者不明或從事講學矣而泥於畛域錮於意見曲而不全局而不徹如是者亦不明由前之說將

染於流俗勢利之陋固足以殃民而蠹世由後之說雖其斤斤自好優於儔伍然亦未能充滿分量頽潛而不自覺亦以學為世病學可不辨哉吾鄉先正文清生平篤學直至性天之通文成倡道南昌直指良知廓清障礙其門下二王輩别發無遺而鄒氏則前有文莊今有南臯俱得其傳蓋江右多君子法堂相望環聽如雲譬則五都之市必有佳珍而終歲刮磨精光乃露宜其然也侍御產於其鄉甫離襁褓即立父師友朋之側衆美

躍如聖真卓爾耳於斯目於斯若呼茶呼飯以為常是以入之深而得之正也竊謂侍御於吾邦厥功甚鉅廸多士以入道衆著於聖人之學矣蓋皇朝育士士人業舉原是如斯而囿於辭章溺於名利非其初也玆之啓牖發蒙躋諸聖域是功在士類猶之乎學也而千里之差起於毫釐孔孟之學自有滴泒正傳既揭周行乃顯是功在斯道然在道亦在士也為士亦為世也士既得未曾有其可忘乎夜光在野耰人揮鋤弗顧不知寶也

或拾之歸未能什襲旋亦遺忘猶之不知寶也余望諸士終侍御之訓勿曰流俗可安勿曰小成可限期盡其才務傳其是將文清文成以下比肩何有馬首雖南不殊函文之聚遂書此以勗多士以別侍御





仰節堂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仰節堂集卷二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李德

仰節堂集卷二

明 曹于汴 撰

序

安邑縣志序

昔者竊聞之一家之政六曹具焉家必任用人吏也必有經費户也必有四禮文事禮也必防寇盜戢外侮兵也必有束禁戛楚刑也必有田廬器用工也六者一有

弗飭不謂善齊積家成邑積邑成郡積郡成藩積藩成天下六者一有弗飭不謂善治平地域有廣狹幾務有繁省而政無兩岐是故百里之長協寮帥屬吏事修明天曹之邦治户有蓄貯室無離析地曹之邦教崇祀優賢一道同俗春曹之邦禮詰戎除械有備無虞夏曹之邦政刑期無刑奸豪不逞秋曹之邦禁城高池深封洫服舍有車冬曹之邦事豈不關繫重鉅建樹顯奕哉烏得而忽諸然古昔經世宰物莫不設有方策載其典制

而周官一書獨爲明備上揆下守前憲後鑒由来遐矣緊我皇朝廟廊有會典諸司有職掌有條例史局有史而郡邑志乘權輿於斯焉邑志雖藐諸項俱該不可缺也余邑於余省稱劇二百數十餘年乃獨缺志前侯汝陽吳公臨清邢公嘗欲著之而未竟今侯上谷耿公明作庶政宣上意愜羣情肇未曾有頃督學呂公行部諭及爰命不佞從司馬先生之後及諸文學開局編纂考紀載於羣書訪遺踪於耇老聽評駁於輿論踰百日而

志成為卷者十大端不越六事懼不核也亦懼不詳也第若不公而胸臆之憑不直而愛憎之比德意云何洵所未敢夫一畝之宅百十指之衆誰不按籍據譜思為之理安有籍四境譜庶姓肯屑越也者侯之斯舉視邑如家窺其一斑異日推治行髙等簡之津要宰天下如此邑矣道固非遠術固無多也

刻禦邊集序

夫用兵者驅千萬人効死乃能制勝千萬人之心至不

齊死人之所甚惡也非精誠貫結豈克臻此乎自使貪使詐之說出而介胄之士或不知有仲尼夫貪未有人不怨者詐未有人不疑者縱令殲巨寇樹勛名要亦襍霸之習得不償失兵起諸人可鑑也况其下者僅成危敗天下國家何賴焉李子明晦研窮理學有年其修身應世期不愧屋漏遡者感東倭之横有深慮於衷凡中外之情形防禦之勝算搜羅聞見彙而為集不佞讀之竟篇雅重其志念夫用兵呼吸變化莫可端倪誠不謂

此集遂盡將畧而將畧亦不盡明晦然可得其槩矣因付之梓亦懷安攘之思者所樂觀也明晦呈岎字集凡四卷

春秋房四書同門稿序

竊嘗謂古者學而後仕後世不學而仕興治之難易所由分也然後世豈果未學哉失其所以學耳孔曾思孟之書童而習之經幾講授經幾研究摛而為文亦詣深趣夫至摛為文詣深趣也庶幾覿當年之面遊聖神之

天矣措之於治何有顧以此為登進之階梯云爾綰綬臨民鮮迴視燈窗之業者若謂當官涉世别有術焉有仍為孔曾思孟之談目以迂遠而不切於事情其術彌工悖初學彌甚而治乃彌不古若國家肇立甲令以經學訓士以經學取士豈僅欲耗精神於土苴哉弗思耳趙韓王非知學者稍稍能用論語亦足興王定治況挈其根宗明體達用其建樹豈尋常可埒辟之於醫窮軒岐之奥妙著為方論固將起疴壽人也主家敦請玄纁

既陳砭鍼且施指其笥中藏卷曰兹不過羔鴈今者之恙操何術以治之人有不胡盧者乎頃謬從校士之役得士若而人各出其四書義稿選彙梓之余讀之喜諸士業已學矣積有良方矣繄之肘後往治天下焉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春秋房同門經稿序

昔仲尼論君子所懐曰德曰刑夫懐德足矣而刑何為乎德辟周行刑辟巖險以約之有不得不履周行者先

正云春秋聖人律令也又云春秋夫子之刑書士宜何如懷焉況業是稱專門搆為文義如按律例成爰書撫卷悚悚烏容已乎全經不具論論首數段元年之述戒不仁也即位之削戒不忠孝也盟蔑之惡戒不誠也克段之貶戒不愛也吾而仁乎忠孝乎誠且愛乎讀之坦坦不然則夫子之筆若為我設敢不懷哉余不敏先為理官日檢律例治爰書書成未嘗不心惕也坐堂皇之上奮筆讞牒其坐不仁其坐不忠其坐不孝其坐不誠

其坐不愛夫安知吾之仁忠孝誠愛何如也古先哲王立法垂憲以有形警之亦以無形警之或法及而人見或法及而我見法及而警焉者細人法未及而警焉者君子懷以言乎其隱微也邇從愷陽先生後以春秋薦揚多士士按聖經為文矣其用懷若何行且登仕治民按律例為爰辭其用懷又將若何嗟乎箕子未囚也比干未戮也三桓未貴也通乎是可與論懷可與論刑可與論德矣

劉公宰邢給由錄序

夫人生於親用於君事於民觀法於後人親胡以不忝君與民胡以不負後胡以佑且啟也光前者以裕後者也治民者以獲上者也民之不治君將不可獲何以徼光寵於親而作法於後然則民可忽哉匪治民無以報君無論前後矣友兄豫吾筮仕邢臺政成民悅既三載考上上天子勑嘉之貤封其親乃裒紀始末錄而存之曰聊以示後人錄成授其友曹子卒業適冢子本唐捷

鄉書偕計南宫是又將繼志理民者曹子乃以重民之說為友兄勗其子語有之仁者人也舉天下之人言不能一天下之人仁之歉也顧不得馭人之權則仁之用不廣孔子所以栖栖皇皇願得君以治民也以究其仁以成其為一人而已矣豫吾之仕邢也邢之四封之衆計日而萁其至其得覲其丰采者相述相告有喜容不者亦詢諸人曰是何容貌齒籍殆將生養我儕者真如手足爪髮通氣於心腹矣豫吾登其堂涖其民民之弗

食若其枵腹民之弗衣若其露肘境之左一人疾若左臂之木也境之右一人疾若右臂之痛也日調攝休養粱肉藥石靡不具舉又若心腹之氣貫於肢體葢以四境為一人豈私肥甘以饜三寸之喉聚綺羅以華七尺之軀自小其人者哉今且晉西臺薦陟鼎鉉又將一四海之人矣故曰有大人之事其仁大則其人大也然則徼榮於君涖倖也我弗二於民君乃弗二於我而併弗二於吾親究其仁而成其為一人也本唐為其後人將

何以承之亦豈徒以得君為顯親哉顧在其仁民如何耳

養心錄序

養心錄者復元辛子以其學道所得錄之成書者也堅貞之力精詣之語不可枚述其大者在以聖人必可為夫丈夫何畏有為若是聖人同類從昔談之近世名賢每謂滿街皆聖人世人高於視聖卑於視己望之而心已震焉其學聖人之學者未嘗不慷慨思齊以為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至論及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未免遜於聖焉夫果聖人不思而衆人不能不思聖人不勉而衆人不能不勉相距何啻逕庭焉安在其滿街皆聖人乎解之者曰患不知思耳思之熟可至不思患不知勉耳勉之熟可至不勉果爾何不云滿街皆可至聖人而直以爲皆聖人目之也不觀之孩提乎其知愛親也不思不勉也不觀之稍長乎其知敬長也不思不勉也不觀之乍見孺子入井乎其怵惕惻隱也

不思不勉也滿街之人非孩提則稍長非壯者則老者孩提稍長既不思不勉而愛敬壯而老者又不思不勉而惻隱於孺子之入井是以曰滿街皆聖人也顧乍見惻隱譬發一葉於枝幹亦以知愛知敬原含真性於本根耳理本相因機無二致故曰非由外鑠也或又曰聖人不思不勉事事如斯若衆人者偶觸而得之烏得比而同之哉譬諸匹夫懷抱良璧雖其迷懵不自知而連城在握謂不可與富人同語不可也然則不思而得不

勉而中人之本然也同然也養心者還其本然同然而已矣是為聖人也已矣

泰西水法序

惟上帝好生既生人則為之生食食出於地藝於人人有遺能地乃有遺利食乃不足其不足恒以旱乾天澤既不可徼則渠塘溉灌急焉顧亦罕所講究而西北之鄉尤未閑習土高泉寡井有淺深甘鹹大段不得水之用即有用之者工力繁浩不償所費然大禹疏治溝洫

必於冀州建都之域不至獨遺今胡以一望岡鹵豈阡陌開後因仍墮廢遂謂水泉之利若靳於此方田家終歲懸懸占雲盼雨雨愆其期立視茁槁猥云天實為之人力無可奈何枵腹菜面輾轉為溝中之瘠而已矣太史玄扈徐公軫念民隱於凡人事之可興靡不採羅閱泰西水器及水車之法精巧奇絕譯為書而傳之規制具陳分秒有度江河之水井泉之水雨雪之水無不可資為用用力約而收效廣蓋肇議於利君西泰其同儕

共終厥志而器成於熊君有綱中華之有此法自今始粤稽曩昔盛世首重民食而田器亦有司存周禮稻人掌稼蓄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瀉水俱有經畫今也牧民之宰簿書不遑過隴畝問桑麻亦未多睹他何論哉雖前人樹藝之方載於月令諸編上不倡下不諳也食胡以足竊意冬曹當以此書頒之直省而方岳之長宜宣告郡邑倣而行觸類而長尚何患粒食之難乎夫士人談及參贊遜為聖神若無敢望涯涘者不知此類事

即賛化育井田壞而經界湮雖猝不能言復然崇重農功固王道之先也不圖於是而欲晞蹤隆古之治必弗可覬已且安有尊處民上坐享民膏不為民生熟計忍令其餓以死此豈天之意也哉

治本書序

夫井田行廢古今之關也隆古之時家均以田人食其力樂苦不至懸異風尚因之不漓後世反此安望至治然非但田之不井也野多曠土土有遺利公私乏蓋藏

之積凶荒無拯濟之具饑寒之苦在民危亂之禍在國有由來矣今之牧民者相向嘆惋未嘗不曰風俗日偷徵納日逋然富之教之有先後焉為之用之亦有先後焉胡不思也㦸肩吾有感於是採古今農桑樹畜之言彙而成書四十餘卷命曰治本牧民者得是書而推行之可以興民之利矣夫文王岐周之治要亦於農蠶雞彘時加意焉不此之務而區區於簿書之間抑末也其或率作補助之無方僅一傳宣聊示文具即云民不我

從則過也又或奪其時傾其業斯民也奔走繁擾之不遑而曰爾胡不勤農亦過也噫古之人當官一日多人蒙福今之人當官一日多人蒙擾欲興利於斯民者其始於不擾哉

九族類鑒序

族而曰九析之也乎不如是則尊卑疏近不分奚而施其恩義九而曰族仍合之也不論尊卑疏近而恩義藹然貫也一身之中四其肢五其官五六其臓腑十二其

經絡百其骸何啻云九然而疾痾痛癢無不相關不相關者木人也九族之痛癢相關亦然而相關者鮮茫茫大衆大槩木而已矣仁人視之不勝其憐焉此九族類鑒之所由著也著之者誰師文周君也君蓋慨末俗之日漓嘆同氣之不輯以家為型陶冶六宇援古證今法戒咸備而類鑒成焉為綱者六為目者五十有八首曰立宗壺閫以内秩如矣次曰睦族凡此同支胝如矣次曰教子聖功濬於蒙泉次曰事親百行肇於一本次曰

訓內防其厲之階也次曰治生殖其穀之原也其義精其辭剴其指陳人情物理婉以盡玩之令人色動而顚解心悅而情勃有不覺其木之蘇而仁之浹者竊謂此書可置之座右人人為箴焉一家之九族睦則為齊萬家之九族睦則為治天下家家九族睦則為平道有二乎哉君之所造遠矣乃題數語於簡端且將告於吾家之九族俾共遵奉而各告其九族則願諸天下之家家

賀馮少墟先生六袠序 丙辰嘉平月

人人有真體浩浩乎無涯悠悠乎無盡與天地同其大與天地同其久一身處兩儀之中譬一指聯四體之內有精流神貫之渾融無一毫半息之睽隔不待智者可知也然或自生結礙乃與天地之大不相肖而其可大者自在或自生斷息乃與天地之久不相肖而其可久者自在夫其可大者可久豈不天地同壽哉無奈結礙斷息者衆也則以塵情障於內習見錮於外耳而壽乃獨歸之仁者仁者無結礙無斷息之謂也故以天地為

一體萬古之前萬古之後天地之體如是仁者之體亦如是顧不壽哉古之聖賢或六十而順或六十而化順則無逆化則無窒無逆無窒故浩浩悠悠同流於天地少墟先生壽屆六旬門下士不遠千里質余言為賀以祝無疆夫先生肩任斯文躬行粹德研入聖神之微動為士林之鵠出則亦東讜議揭國是而肅官常處則繼往開来立天心而植民命大道昭宣風行海宇自無結自無斷自抵於順自抵於化自大自久自符於天地之

壽寧俟祝乎諸人士戴履於霄壤之間步趨於几杖之次先生陶其情鎔其習誰不剖其結緝其斷先生不貳於天地多士不貳於先生共無涯共無盡體仁之化何其宏壽域何其廣也抑人亦有言不負此日方為得此日彼靜恬自適之夫且詡日長似歲况有道之儒日躋而天遊月異歲不同乎故日月不至仁則日月成虛三月不違仁而三月非曠志學從心一息通於今古垂憲萬世尼山之聖常存先生齠年敏學以逮今日窺其功

力蓋瞬息之有養衡其造詣偕六甲以俱崇夫是之謂
六旬哉由斯而耆耋耄期頤至於無疆年且彌高德將
彌卲夫是之謂耆之謂耋之謂耄之謂期頤之謂無疆
哉完其真體乃為真壽豈僅僅與尋常校年論齒已耶
是則可賀也謹西向再拜而言賀

楊氏七孝芳聲序

淮陰楊氏通叅公為其封母董孺人病篤惶迫莫可為
計禱於天刲股為羹食之得愈公之子博士君憶汾同

配謝孺人復因公病刲股公之孫把總於庠亦為父憶
沿刲股於邦亦公之孫於郊妻許公之孫婦適陸李履
者公之孫女一為母潘一為祖母某姓一為父憶木皆
刲股乃謝孺人為處女十四歲時業為母于及既嫁又
為博士君各刲股矣而博士君為諸生時已有孝子之
稱於是縉紳戚友交美之或旌以扁或贈以詩文曰同
心純孝曰奕世忠孝曰德行文學曰孝子名士曰孝順
之門亦有未及旌揚者盖有待也諸生於陞亦公之孫

而博士君之子也將梓其詩文以傳而求序於不佞時不佞且北行徒行送百二十里示懇也余以其刲股者七命曰七孝芳聲云因七人而槩楊氏之門因刲股而槩七人之孝耳借謂其孝止於刲股則通叅公之清修崇望出處有聲果何物乎而其餘可推矣又謂孝止於七人則于陞之奔走不遑求顯其先果何物乎而其餘又可推矣洪惟我太祖以孝治天下而刲股一事不在旌表之列非薄之也不欲以難事為民倡且慮其毀傷

滅性重違親意也顧孝子當親之疾凡可救療不憚為之斯時也不知有旌而遑知有不旌夫民心積染或至路人其親區區財利校量爾我一語不相能或至反唇彼其白刃自殘視膚肉若瓦礫瀕死無顧豈可易及哉善乎盧子守恭之言曰以身療親身猶親自治自夫惟以身為親身故能封股故能竭力故無以有已故不失身以辱親通衆公可作或以余言為不謬矣

送修吾李先生巡撫江北序

江北為留京門户二陵所居實國家重地狼山直當日本東海衝釜山項緣東方用武頻歲戒嚴顧濱海延袤二千里大港可出入者無慮數十而兵不滿二萬犀利之器無儲何以為禦然通泰鹽徒擁盖建旄而僭稱號類亳禁盗鳴鼓露刃而詬有司捕鹽緝盗之役陽食於官而陰以賊為利而諸豪猾不逞者時出飛語謂𦵏且梗運河而剽漕粟𦵏且潰諸堤而灌城市於是當事者蒿目深惟為一切增兵足餉計然兵餉取諸民者也而

其民何如哉田沈於水一望成巨滙其一二高原之鄉亦遂鞠為茂草郊野之民委身為驅儈日求米升許以餬口中人之産無五日之粟而重以河工之迭興大木之鱗集班軍漕卒之奔命榷使鹽璫之驛騷有司者惟催科箕會是急求免目前民以為不見德也不相親而相讐脱有緩急何恃焉故議者欲風勵羣僚崇重民事力溝洫以治水而轉害為利巡行補助易蒿萊為膏壤於凡蠹政妨民之習一力更始使野土無曠家有盖藏

不擾於公而暇於私然後計里爲倉因倉爲學因學明約因約練武以通上下之情若元氣之流盎内治外威於斯焉在他日南方有事吾將批其吭北方有事吾將擊其尾左提右挈據重勢而奠國家磐石之安顧不庥乎然此惟撫臺可爲之而今撫臺脩吾李先生則其人也竊謂天下無難爲之地無難爲之事無難爲之時亦無不能爲之人其人之不爲者則以我心據其中而失其所以爲者也李先生欲無我者知其大有爲耳公起

家地曹時執政握重權立能生殺人將寘言者於危法公抗章申論遭左謫不悔豈計得失利害者哉既觀察三省歷兩京爲令大理大都無以豪貴骫法者無以私暱倖福者無以盤錯瓟𧾷危衆所縮手而兩可依迴者故政成人服所在垂永利其視營營顯膴問田舍急妻子不啻𧆂之方督學晉中一旦念其親輒棄官歸無異脫遺當在齊魯值荒疫匹馬走餓病萬夫中飯藥之殆不知有身每見其推轂忠義之士然其言曰忠義以自

盡耳而矜己詡人何為嗟乎此足觀公矣不有其利且不有其名殆庶幾無我也持此治天下無難而於一方何有盖嘗論之州縣之吏以百里為我者也一郡之守以州縣為我者也司道之長以列郡為我者也撫臺之尊合道郡州縣為我者也故邑無循令則郡有慙德府事修和而後憲司無忝撫臺之精神包羅流貫於上下其政方舉有一闕隔皆為未充公其以無我者師師江北俾道府州縣皆忘其我而共成一我政其興哉民其

康哉國家藉玆地為重又何疑焉

送許繩齋公祖入賀萬壽序

繩齋許公湛心若氷植躬成𩀱蚤歲剌吾晉之澤郡一窺其丰采稔聞政教業弁冕仕籍既敭歷金紫飄飄巖棲者若而年諸簪紳過其廬無不式者當宁採庭臣議起憲晉寧公再三辭不獲允乃西視事宿竇故俗為之一滌吏未有不灑然者事未有不釐然者民未有不帖然者世之為政以簿書公之為政以身也今歲春大計

羣寮銓臣疏舉廉異吏以風有位海内不數數公褎然其間是秋屆聖天子萬壽之辰公将賫表入賀郡大夫祖帳郊闗質余言為贈夫聖節告期萬國執玉冠蓋相望若公者真入賀人哉旅馳旅見拜舞嵩呼賀之文也忠誠懇惻如愛親年賀之實也於以究其實公誰遜焉夫壽君者壽國君所御也壽國者壽民國所由立也壽民者好生者也好生者盡其性者也盡其性者無所以閡之閡之者其出有繫其處有棄居榮若艶遇膏若霑

性本虛而實之性本達而隅之君民何有乎公之挺然有執脫然無營處榮如蠅視胥如浼澄澄乎滓之汰也恢恢乎籬之剖也此性體之初也與衆通者也性與衆通之生乃與衆共之奚而不好故視民若子立其命焉視國若家永其脉焉對一夫而不敢忘君行一令而不敢忘君此之謂視君如元首世之元首乎君也以分公之元首乎君也以性以分則不敢廢其文以性則不容過其實嗟乎天之不得不高地之不得不下理也人生於

天地而斯理咸具雖在童孺遇長則肅故曰義之於君臣有性焉真性露則愛君篤矣是行也天顏日邇赤念愈殷稽首闕前凝精帝座天子萬年而後喜可知也縟節云乎哉維天之鑒聖壽與齊介景福焉踰岡陵焉草野遠臣罔效華封之祝竊忻虎拜之虔敬為吾君慶

賀于虹蛟公祖兩臺交薦序

虹蛟于公以東堂握篆綱振紀張三尺山嶷四壁冰凜不佞側觀風采喟然興嘆曰時哉𪗋政由此舉乎既而

鹽臺曾公按臺汪公相繼報命僉登薦剡不佞疊窺清評輒復嘉喜曰時哉百城此其鵠乎盍觀諸天焉臘深沍極陽律飛葭乃氣淑而彙暢長夏番庶商音應候則霜嚴而衆結假令有春無秋大造亦幾窮矣邇時鹺地何如哉地固近寶閭左通神如風斯靡人未能自制其情也煦煦咻燠之輒不無修其睚眦梗令次且嗟乎一人御宇萬里傾懷惟是法度聯絡智無庸謀勇無庸角也有其弛之莫或張之奚所恃亦奚所不至哉于公以

勁氣直節挺挺明作不怨之辭不恩之樹不繞指之習
不唯唯諾諾之拘骫法踰格令甲存焉商民始而駴中
而服終乃定陽鱎固可阻也白額固可戮也烏足異者
吏奉刀筆如刻木靡所施其黠至於顧休閒行其庭跡
稀喧絕顮不偉歟故斯時不可無公蓋天道也不可無
兩臺之薦亦天道也匪公則法且湮匪薦則羣工無所
嚆矢而法亦湮公之裨益兹土詎尋常效官奉職已耶
迹厥注措適中其會者也故曰時也時者聖神所不違

也夏之不得不忠也商之不得不質也周之不得不文也仲尼當周之季不得不文勝之厭也時焉而已矣唐之藩鎮宋之邊患始以因循竟成壅潰不識時者也故動陽於六杪運陰於九極易之為道不越乎時以濟窮而成不匱者也鹺之廣文諸士質言贈公夫縫掖之談治法出焉治能外於時乎乃以此為復而并以為公贈

贈吳中麓父母入覲序

往歲中麓吳父母補選吾邑當事者若以為難地焉而

公慨然易之余竊其言論手采私為吾邑稱慶既則及中途而玩胥畏威甫入境而閭閻飲和上下不由掾喙運之獨斷徭賦不必往案要之便民巘牒不慁雀角歸之式憲藹然進赤子於几杖而休息均調之民於是帖席窮鄉僻陬垂白之叟謂及其未斃而出之於壑余親聞之而鄰封遙逖之人企足引首思睹其顏色每一行部至於擁道此其地之難易何如也然其故難言之矣且民情之善良者無論即有一二故染亦大都外憍虛

而中柔脆張之則張伏之則伏轢之則轢綏之則甦法易行也恩易入也公得其機矣兹以修覲屆候先期戒途而簪紳孺耄之謠頌者繾綣者難其往而盼其還者巷若沸而心如結而公之介幕若譚君邊君封君茹厥德意受厥成績莫不採謠頌而揄揚焉其僚采之間耳目最真精神最邇有不容已爾夫謠頌也繾綣也若沸而如結也氣所通也氣也者一體也一體也者父母也請陳父母之説先儒云乾稱父坤稱母而人秉天地之性

則父母之道誰人不具顧所用如何爾或用之一家或用之百里或用之千里或用之天下性一而已隨處而顯施非易地而增減故漢讚循吏詩戒具瞻無異術也若乃胡越分歧痛癢罔與是荆棘生膝下而同室反唇也公嘗向余語曰吾行實事者嗟乎實哉實哉乾得實以父坤得實以母人得實以備乾坤之性實則通文則隔古昔之治以實叔季之治以文循吏也具瞻也實焉足矣公非久處百里天下之大且利藉焉是行也銓鑑

之司當最其父母之績以報當宁余故推本其性而謂由於實三君其以為然乎

送潘子孟深貳剌膠州序

天為民立君君為民立百司庶僚職巨職細不同總之各盡其職以安民而成治譬之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成此一身而已矣乃或以內外正佐風憲有司之異而厭薄其官濡延歲月以為弗獲建樹而職以內曽不克盡是目不能視而顧憾其弗得聽足不能行而以不獲

持為歎也豈不惑哉潘子孟深為中丞熙臺先生之孫少承家學攻儒業入太學博洽善詩辭不難一第而竟不偶選授膠之貳刺或者以不盡其長惜之夫長亦何地不可酧哉會計當而委吏非虛茁壯長而乘田無負惟其如是故為司寇而魯大治令人但知薄委吏不為而不知其無孔子會計之當即委吏亦且溺職縱授之司寇亦何以治焉夫一州之中有刺史主之而其僚屬或司捕司農司戎司教化不一而足借令捕者戕民之

寇盜農者豊民之蓄積戎者使民知兵教化者使民仁且讓不亦一郡至理乎若捕者不省鬬農者不履畞則非官之不能盡其人而人之不能盡其官也孟深第盡其所司為良貳刺而已他非當計

賀邑貳尹定宇賈父母擢尹餘慶序

夫世之治不治由民之安不安民之安不安由仕之職不職仕之職不職由學之明不明古者學而後仕是以其職舉民賴以安而措世於上理晚世之仕者罕由於

學非無學也帖括辭章以為工課利祿華膴以為期許非古之所謂學也一登仕版鮮有軫民之隱者豈啻不軫其隱且朘其脂膏焉輦金載玉自不之醜親戚鄰右亦鮮為之醜也其資微位下者尤甚前途近而掊克若不遑也元元奚藉焉適值四裔之警旱荒之災有識者且謂揭竿斬木之變若在眉睫焉吁嗟朝廷之設官豈期至於此乎關西馮仲好先生倡學造士厥意良遠定宇賈君實出其門以明經來丞吾邑催徵其職也初至

掾史以羡金進麾之不納邑人以為詫柰何有視金若浼之丞也繼從事直指之臺職司捕有訟者具緡錢為爰書費亦麾之邑人尤以為詫柰何有視金若浼之捕官也於是聲籍籍起署邑篆又署臨汾篆猗氏篆廉靖加㤀垂白老人私議於閭謗有之署官如刼柰何有視金如浼之署官也予聞而重之然不以為異彼其講學關西之日澄澈其心靈堅定其操守久矣知愛其身而不肯淪於可醜矣固將軒軒磊磊答億兆報朝廷維斯

世千秋不朽寧肯令此贓垢者點其皎皎乎哉君不阿上官之左右初時不見知顧茂實奚掩竟知之既而直指薦於朝主爵者擢餘慶令尹吾邑之慶將移於餘慶餘慶之慶也夫主爵乃得人若是主爵之慶也夫海内聞風清吏且蒸起海内之慶也夫初時忽有訛傳謂陞信不的衆乃譁是將致汶汶者揶揄矣夫夫亦僅至此乎已而陞信確交相慶者倍於前索文於予以賀故事為賀文者須粧點嫰事其衷不啓予則深知君握管一

揮而就甚慊也此亦予之慶也夫

贈張蓮汀寅丈南歸序

世有砥躬修行之士不知者曰此蹠也可以謂之蹠乎彼固不自蹠也世有貪榮嗜利之夫不知者曰此夷也可以謂之夷乎彼亦不自夷也真夷真蹠在人之自知外之毀譽不與焉寅丈張蓮汀氏以保定賢能薦調淮安董治河事比初至予逆之舟中見其繪河圖為屏心敬其賢必謹於職業者也及理大工綜核有方畧曾半

夜遇大風雨席廬盡圮萬夫大譁幾僨事一言定之往歲運道水涸舟不能寸移主司者束手君倡議塞義安口而四百萬漕粟盡北矣其才識勛勞大約類此然從事理學其講談多心見此其立身出政之本也君宮保之子澹素若出韋布其家學有自此又其本也每向余言世路多崎嶇圖歸田以教子孫予曰君才當用世且當事者憐才安能遂君之圖乃主議者以不理之口投閑乎君夫君之所圖果遂矣顧其遂君之圖者非所以

為名也然君亦有真徜徉泉石之間遊酣詩書之府明學範俗佑啓後人此乃多才多勛求歸田之蓮汀也非主議者聽不理之口投閒之蓮汀也君亦自知何如耳何恤乎人言

送劉生本唐西還序

劉生將還之前一日曹子過焉問所學對曰方從事忠字乃翁豫吾年兄亦首肯謂其言果不誣也善乎哉劉生之篤於學也夫色之於目聲之於耳味之於口臭之

於鼻安佚之於四肢環向而相餌而我之慾心競心嗔
心矜心習心方且沸如湯飛如蓬躁如技癢忍何容易
故一時不忍或貽百歲之羞一念不忍或起滔天之禍
故君子忍小以就大忍妄以就真忍童心俗氣以就聖
躅賢軌蓋終身以之也夫衆人之不忍何也懦也懦則
物强而我弱君子之能忍何也勇也勇則我大而物小
故天行健君子自强勇之謂也然勇可習乎夫媿懐内
生赤發於面斯時也其氣揚故兩軍對壘雖有羸夫辱

之則奮故曰知恥近勇夫言恥而知先之恥生於知也亦有褻衣聚談甘辭仁義不知暴棄之可嗤流俗相仍罵言從衆不知塵情之可鄙故學先於求知而知何以求焉水之照以清心之靈以虛知生於內者也對鑑而知我之姸醜對聖哲之範師友之良而知我之善惡知藉於外者也知則恥矣恥則勇矣勇則忍矣夫虞帝殷相古之大聖也則亦動之忍之增益之於未降大任之先而克勝其任矣動則知之謂也恥之謂也動則忍矣

動忍則增益矣劉生將求增益以待大任烏得不動忍之兢兢

賀張碩人烏臺旌節序

碩人景氏余年友奉常公之女十六齡時為天部張公之子婦公子素抱羸恙不數日别室靜攝荏苒三月而捐世去人謂碩人於公子即眉目亦未稔也然而矢志從一既不獲身殉則寂守閨閤玉遜瑩氷遜潔石遜堅迨今三十餘載嗣子有室嗣女有家門閥不墜埒天部

他公子若光大者萬口嘖嘖謂公子有妻天部有婦奉常公有女宗親頌於庭鄰里讚於閭於是䟽直指念山張公採羣議而旌焉隆以錙幣額其門曰苦節可風云粤稽易之坤彖曰利貞又曰安貞吉又曰利永貞不貞何以為坤德貞而不安非貞也貞而不永亦非貞也伊其勁節如斯可不謂貞乎確然無二可不謂安乎垂老節成可不謂永乎貞而安安而永坤元不在兹乎洵可以風矣凡厥有生誰無貞性惟無所風貿貿不識所之

故春風過而衆物榮秋風起而萬彙肅風之所闗詎不大哉兹者碩人為風四國為草諸凡閨闥之媛瞻望感嘆方知翠鈿羅綺非華也刺繡挑描非巧也惟是貞節堅凝乃為兩間之正氣一代之完人而步武芳蹤當亦不之孰非風之所鼓抑閫道肇居室化先閨範詩首二南書崇嬀汭豈徒為壼内人哉有婦之貞以風為子則不貳於親以風為臣則不貳於君以風為弟則不貳於兄以風為朋則不貳於友若曰彼女也且松筠其節我

士也豈萎薾其行故曰男兒負剛氣莫愧女郎身然則碩人之所風廣矣苦在一身而風化被於千萬人苦在百年而令名流於千百世是以蚤謝鉛華不辭落寞固守之定亦識之卓也雖然苦節之云旁人晲之耳碩人奚苦焉彼其寧心一醮之不忘坦然成性異日見夫於地下香骨如銀其視無貞之婦方且興憐興慨曰斯人也不人而禽何苦乃爾葢視失節極大以節為甘故曰苦節之云旁觀之說耳昔聞公子蚤負異才未弱冠入

覺序輒擅詞壇之牛耳天假之年必當巍科膴仕封妻光顯彼一時也碩人冠帔鏗鏘里婦企踵而誇羨脅肩而尊奉然無以顯其貞亦無以樹之風政不出於閫外名不聞於四方但赫然榮耀已耳以今校彼孰大孰小蓋亦有天意焉天若謂世態之靡如瀾之倒不有以風究將何極障大河者必堅土護名花者豈朽木風斯世者非若人之儔與而誰與是以寧奪其榮而置之苦藉其節而用以風耳然則直指之褒旌固奉若天意也宗

親隣里之旅賀亦動於天也碩人以節風直指觀風仍以碩人風天以碩人及直指風余不敏以不文之辭揚其風且厚望吾里之人勿負此風

辛母陶夫人七旬壽言序

陶夫人者贈尚書一閒公六世孫女裔出於晉靖節先生丞稱孝女適辛稱賢孝婦生子為慈母子復元篤於聖學乃曩者夫人能忍貧俾竟儒業之膏繼晷令爇香以照致有今日當路交旌焉勉之曰勿自滿歲冠者罕

此識也秋仲初壽七旬辛子門下士樂辛子之有壽母相與歌頌之辛子樂其母壽樂門人之歌頌其母而母以歌頌而益樂且益壽也俱天理人情之至也諸士質余言為引辛子亦以簡來昔者趙冢宰吉亭公語余於京師士大夫之家多壽母歷數之信然茂樹繇生坤氣必厚抑以貴事志適氣固理有然乎然猶以勢分論也況生子而賢且以賢事又當何如兹夫人之所以壽也古之論大孝者曰德為聖人生子而聖且以聖事更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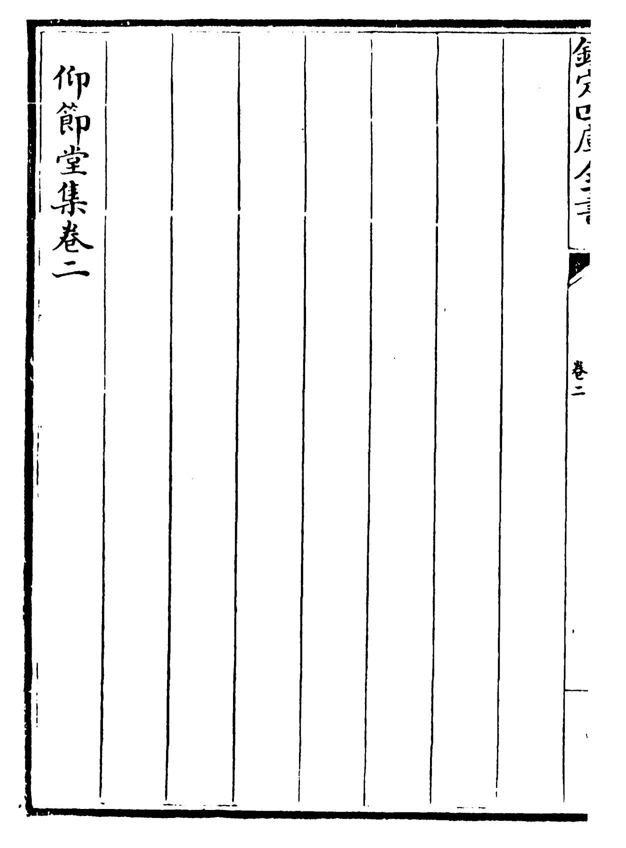
何如固亦盡人之子盡人之母也諸士頌夫人之壽必述其德亦必及其子之德述其德則德其德矣各德其德各事其事子各事其事親各壽其壽洋洋金石之頌交相應也洵樂乎哉此亦夫人所欲也

甯公異政序

天壤間目之可睹耳之可聞足之可至謂之明目所不可睹耳所不可聞足所不可至謂之幽明有盡幽無盡通於明不通於幽猶局曲之見也古之君子不媿屋漏

惟是環吾前後昭布森列莫非鬼神無時無地無敢不敬故不至有媿而學士家或以厭世人徼福之陋漫云何鬼神之有孔夫子盛德之訓何以説焉幾何不縱肆於屋漏也胡不觀明軒甯公公為髙密侯禱雨雨至憂霅霅止憂蝗蝗去夫非鬼神之所為歟一念潛孚捷於桴鼓鬼神之顯如是公盖無不敬者無不敬則吾心之神凝以吾心之神通鬼神故隨感隨應也凡人以形用者有及有不及以神用者無不入以形用者聲音笑貌

不能信孺子以神用者六通四闢用之於明格豚魚用之於幽動天地彼以隱微之中莫予視指邪辟暗滋不知鬼神在旁歴歴洞悉吁其亦可愧也夫其亦可懼也夫





仰節堂集卷二